

宋代碑誌考釋八則

葉 國 良

余讀《宋史》，輒有深慨焉。天水一朝，撥亂反正，遂極學術之盛，而臻斯文之美，帝王右文，固其原因，然非宰相大臣好學守禮，風行草偃，又烏能致之哉！蓋當軸尚學，不惟德範馨美，其移風易俗，遺澤尤著後世。茲取近數十年新出石刻資料，與史傳、文集相補證，稍論范質、王溥、歐陽脩、曾鞏、劉恕、蘇軾、蘇轍等人祖孫之學行風範，間及其家族生活，以見此旨。不知者罪我，其將有不賢識小之譏乎？

提 要

一、主客員外郎直集賢院范貽孫墓誌銘并序（真宗咸平五年）

誌主爲宋相范質之孫，楊億撰文，亦見《武夷新集》；因取石本、集本相校，並論范質、范旻、范貽孫三世之學。

二、中散大夫守司農少卿祁縣開國子王貽慶墓誌銘並序（仁宗康定二年）

誌主爲宋相王溥第三子，因取史傳與新出其家三誌，論王溥、王貽孫、王貽慶、王貽矩、王珣瑜、王甫四世之學。

三、朝散大夫尚書虞部郎中護軍司勳郎中王珣瑜墓誌銘並序（神宗熙寧二年）

誌主爲宋相王溥孫、王貽矩子，因據誌文所見，述宋初尙主者升輩與父同行之無理習俗，並論此習終因士大夫據禮抗拒而取消之始末。

四、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渙墓誌銘并序（神宗元豐三年）

誌主爲史家劉恕之父，因參史傳與誌文，論劉渙、劉恕、劉和仲三世之學行。

五、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曾鞏墓誌銘并序（神宗元豐七年）

誌主曾鞏，文亦見《元豐類稿》；因參誌文、史傳與其家墓誌，論曾致堯、曾易占、曾曄、曾鞏、曾宰、曾布、曾肇及其後世子孫之學行。

六、朝請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歐陽棐墓誌銘并序（徽宗政和三年）

誌主爲歐陽脩之子，因取史傳與新出其家四誌，論歐陽脩、歐陽奕、歐陽棐、歐陽慤、歐陽愨三世學行；又誌文備載歐陽棐之著述目錄，因論其學得自文忠公者爲多。

七、承議郎蘇适墓誌銘并序（徽宗宣和五年）

誌主爲蘇轍次子，因取蘇軾、蘇轍、蘇過詩文，與誌文相解讀，以考眉山蘇氏家族生活，並見其學行。

八、禮部尚書蘇符行狀碑（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後）

碑主爲蘇軾孫、高宗時禮部尚書，而事跡罕見史傳；因據碑文述眉山蘇氏三世經學，並略論蘇氏家業及子孫遷徙安葬之情形。

一、主客員外郎直集賢院范貽孫墓誌銘并序（真宗咸平五年）

右宋相范質孫范貽孫誌，楊億撰文。近代河南洛陽出土，張鈞舊藏，見《北京圖書館藏墓誌拓片目錄》^①。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②第三十八冊第八片，又見《中國歷代墓誌大觀》^③第一二五七片。

誌文亦見楊億《武夷新集》^④卷九，與石本互校，則集本可補石本稍漫漶處，石本可補集本以「某」字代地名人處，如集本「歸葬于河南府洛陽縣某鄉某里」，石本作「歸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北鄉徐樓村」，集本「以某投分生平，託之銘篆」，石本作「以億投分生平，託之銘篆」；其餘文字，大抵無大差異。雖然，亦有互校而見其訛者：如石本云「凡備三益之交，莫匪一時之雋」，前句集本作「凡備三益之友」，以聲律推之，蓋石是而集誤。

貽孫生平，見於《宋史》〈范質傳〉者，僅三四句。《中國歷代墓誌大觀》有簡說云：「范貽孫，爲范質之子。范質及其另一子旻，《宋史》均有傳。有關范貽孫事跡，僅在旻傳中，略記一二，此誌正可補史記之簡略。」按：此誌可以補史，固是，然貽孫並非質子，《大觀》編者自誤讀史與誌也。誌文云：「公諱貽孫，字餘慶，濟南歷城人。……公之大父守愚……王父故相國魯公諱質，……烈考諱旻。」據此，貽孫乃質孫、旻子耳。又，〈范質傳〉謂質父名「守遇」，誌之石本、集本則作「守愚」，當以誌爲正。誌文又云：

①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北京。

②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北京。

③ 大通書局有限公司，一九八五年，台北。

④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烈考諱旻，……任給事中、三司副使，公累謫官，事備國書。由公（貽孫）上言，追復官爵，累贈至工部尚書。」按：〈范質傳〉附旻傳云：「車駕征晉陽，上書求從，召爲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又兼吏部選事。師還，加給事中。坐受人請求擅市竹木入官，爲王仁贍所發，貶房州司戶。語在仁贍傳。量移唐州。（太平興國）六年卒，年四十六。……其後，子貽孫上言，詔復舊官。貽孫官至主客員外郎。」誌所言謫官、追復云云，即此事也。《大觀》編者不諳史書體例，以「後子」斷句，故誤以貽孫爲范質之子。

誌文又謂貽孫：「性嗜群籍，家藏萬卷，或手自繕寫，或親加校讎，緗素畢陳，敵秘書之副本，籤題具列，同吳氏之西齋。好事之名，流布京輅。」按：范氏乃讀書之家，〈范質傳〉載「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能屬文，十三治《尚書》，教授生徒。……質力學強記，性明悟。……既登朝，猶手不釋卷，人或勞之，質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輔，誠如其言，不學何術以處之。』……有集三十卷，又述朱梁至周五代爲《通錄》六十五卷，行于世。子旻，……有集二十卷、《邕管記》三卷。」另〈藝文志〉載有范質《桑維翰傳》三卷、《魏公家傳》三卷。然則范氏讀書著書，至貽孫三世，宜其家藏萬卷，著好事之名也。

二、中散大夫守司農少卿祁縣開國子王貽慶墓誌銘並序（仁宗康定二年）

右宋相王溥第三子王貽慶誌。近代河南洛陽出土，張鈞舊藏，見《北京圖書館藏墓誌拓片目錄》。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三十八冊第九十四片，又見《中國歷代墓誌大觀》第一二六五片。貽慶生平，附見《宋史》〈王溥傳〉者，僅「貽慶比部郎中」一句耳；此誌可補其闕。

誌文云：「公諱貽慶，字茂先。贈中書令祁國公諱溥之第四子，贈太師中書令諱延祚之孫。」按：《宋史》〈王溥傳〉載溥有四子貽孫、貽正、貽慶、貽序，貽序後改名貽矩。是貽慶乃溥之第三子，誌云第四子者，貽正子克明尚

太宗女鄭國長公主升爲父行改名貽永，遂躋貽慶之第三爲第四矣。說詳下文王珣瑜墓誌考釋。

誌文謂貽慶之雅好與著述云：「好蓄奇書，集天下古碑文，類爲一百卷，名《琬琰集》。又酷嗜古筆札圖書，凡古今之號尤絕者皆有之，而所蓄甚夥且精，珍貴愛玩，緘貯曲密，雖希世之寶，不是過也。每休沐閒燕，多召貴人親賓，出其所嗜以爲娛樂。天子嘗遣使至其家，借書三千卷，褒諭加等。又進明皇書《道德經》，有詔嘉之。」按：《琬琰集》或載王溥纂，清陸心源《金石學錄補》⑤卷一引《楊文公談苑》云：「溥薦何拱爲鳳翔帥，拱思所以報之，問溥所欲，溥曰：『長安故都，多前賢碑版，願悉得見之。』拱至，分遣使督匠摹打，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溥命善書者分錄，爲《宛炎集》，凡百卷。」以情理度之，能得古碑文至錄爲百卷，唯王溥有此力，貽慶之書，蓋傳自父手，或纂錄之時，貽慶嘗預其事，書又藏其家，故誌文謂出貽慶手歟？

考王氏本文獻之家，貽慶之好古，蓋受其家風影響。〈王溥傳〉載：「溥好學，手不釋卷，嘗集蘇冕《會要》及崔鉉《續會要》，補其闕漏，爲百卷，曰《唐會要》。又采朱梁至周爲三十卷，曰《五代會要》，有集二十卷。」另〈藝文志〉載《五代周世宗實錄》四十卷，題「宋王溥等撰」。

〈王溥傳〉又載其長子貽孫之學云：「溥好聚書，至萬餘卷，貽孫遍覽之。又多藏法書名畫。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者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端拱中，右僕射李昉求郡省百官集議舊儀，貽孫具以對，事見〈禮志〉，時論許其諳練云。」然則貽孫之博雅，固有名於時。雖然，貽孫謂婦人之拜不跪起於武后之說猶有未的，程大昌《考古編》卷七⑥云：「太祖嘗

⑤ 《潛園總集》本。

⑥ 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王貽孫）曰：「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予按：後周天元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皆俯伏如男子。據此，特令於廟朝跪，其他拜不跪矣。」程說實而有據，則婦人之拜不跪之俗，實起於北朝，非始於武后。唯考據之學，後出轉勝，亦不必以此定王、程學術之上下也。

溥之四子名貽矩，生平稍見其子王珣瑜墓誌（詳本文下則），誌文云：「父貽矩，尚書司封員外郎，累贈吏部尚書。……吏部……手寫經史數百卷。公（珣瑜）躬自藏鏹，寶惜如新。……天性嗜學。」又貽慶之孫王甫墓誌^⑦云：「公諱甫，字周翰，初名希甫，姓王氏，開封人。曾王父溥，……王父貽慶，……考渙，……（甫）平居喜涉書史。」蓋貽矩、珣瑜、甫等好學彬彬，皆其家風也。

三、朝散大夫尚書虞部郎中護軍司勳郎中王珣瑜墓誌銘並序（神宗熙寧二年）

右宋相王溥孫、王貽矩子王珣瑜誌，近代出土，拓本見《中國歷代墓誌大觀》第一二七六片。珣瑜名不見於史。

誌文云：「公諱珣瑜，字唐輔。……曾祖祚。……祖溥，太子太師，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燕國公，謚文獻。……父貽矩，尚書司封員外郎，累贈吏部尚書。」按：《宋史》〈王溥傳〉謂溥有四子貽孫、貽正、貽慶、貽序，「貽序，景德二年進士，後改名貽矩，至司封員外郎。」此誌逕載貽矩名而未述改名事。

誌文云：「公用從兄康靖公蔭，初命將作監主簿。……吏部（貽矩）以宰相子，不樂以任子進，逮康靖以諸姪尚主，猶稱鄉貢進士，卒取甲科。」按：

^⑦ 王甫誌，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四十册第一二〇片，又見《中國歷代墓誌大觀》第一二九八片。

以誌文參照上引貽序（貽矩）事跡，知此云「康靖」者，謂王溥次子王貽正之子王克明也。〈王溥傳〉云：「（次子）貽正子克明，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改名貽永，令與其父同行，見〈外戚傳〉。」此所云〈外戚傳〉者，當名〈公主傳〉。考〈公主傳〉云：「雍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賢懿長公主。咸平六年，下嫁右衛將軍王貽永，進封鄭國。」據此，是王貽永即王溥孫、王貽正子王克明也。〈王溥傳〉謂克明「改名貽永，令與其父同行」者，此北宋一奇特而無理之習俗。〈公主傳〉云：「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此云「降其父為兄弟行」，不如〈王溥傳〉所云「令與其父同行」為無語病，觀王家改名之例，乃升子輩為父行，非降父輩為子行也。當時之例皆如此，如〈柴禹錫傳〉云：「景德初，子宗慶選尚，召禹錫歸闕，令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禮，固辭不許。……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永清軍節度。」觀此，似宗慶真禹錫子，故名輩為「宗」，且禹錫亦未降為兄弟行，實則宗慶乃禹錫之孫，〈公主傳〉云：「太宗七女。揚國長公主……下嫁左衛將軍柴宗慶，……宗慶，禹錫之孫，帝命主以婦禮謁禹錫第。」此云「以婦禮謁」者，即〈柴禹錫傳〉之「行舅姑禮」，謂宗慶以孫升為子、公主以孫媳升為子媳也，然則宗慶之名亦出更改，非其本名也。考天水一朝乃講求人倫禮法之時代，而習俗往往有出人意表者，上舉二例，猶可歸咎封建帝王愛女心切壞人倫理，乃民間亦有之，瞿兌之、徐一士〈掌故答問〉^⑧云：「問：宋代制度有迥異於近代者為何？答：最奇異者，為選尚公主降其父為兄弟行，見《宋史》〈公主傳〉，不但改其輩，且改其名。如王溥子貽正，所生子克明，尚太女，改名貽永（見本傳）。紊亂祖孫父子之如此，誠匪夷所思者。然按《宋史》〈孫永傳〉，世為趙人，徙長社，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冲列為子行，冲卒喪除，復列為孫。蓋昭穆之不講，臣庶之家固有其俗矣。」瞿、徐二氏謂此習昭穆不講、紊亂倫理，所論誠是。考尚主者改名升輩，出於帝命，本屬無奈；然讀書明禮之士，

^⑧ 載徐一士《一士臚稿》，臺灣學生書局，一九七三年。

必有不以爲然者，柴禹錫不受公主「以婦禮謁」，斯爲得體。又《宋史》〈孫冲傳〉謂：「冲爲吏，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鉤距，多得事情，然無家法，晚節尤寡廉聲。」其人有才無德，宜其罔顧人倫；孫永除喪，復列孫行，則知禮之士也。今觀此誌，以珣瑜而稱克明爲從兄，以貽矩而謂克明爲諸姪，昭穆分明，不逾禮制，唯細考之，亦以其時朝廷改制之故。檢《宋史》〈禮志〉十八，有云：「神宗即位，詔以『昔侍先帝，恭聞德音，以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尙帝女者，輒以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宜詔有司革之，以厲風俗。』於是著爲令。仍命陳國長公主行舅姑之禮，駙馬都尉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見舅姑行禮自此始。」此誌撰於熙寧二年，時神宗已下改制之詔矣，故誌文得明昭穆也。此亦足徵無理之事行之不遠矣。

四、尙書屯田員外郎劉渙墓誌銘并序（神宗元豐三年）

右劉渙誌，一九七八年與其妻錢氏誌同出土於江西省星子縣，誌石并藏該縣文物管理站。釋文分見陳柏泉《江西出土墓誌選編》^⑨第十五、十六號，拓本未見。

陳氏有說云：「墓主劉渙(1000-1080)，字凝之，江西高安縣人。係著名史學家劉恕之父。《宋史》卷四四四〈劉恕傳〉附其事跡云：『父渙，字凝之，爲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也，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之意，以壽終。』又柯維騏《宋史新編》卷一七一、王偁《東都事略》卷八十七，亦有劉渙事跡之記載；然今出土墓誌較史傳爲詳。……朱熹出守南康軍時，曾訪尋修繕劉渙墓地，并作〈壯節亭記〉云：『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跡，得故尙書屯田

^⑨ 江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南昌。錢氏墓誌，曾鞏撰，文亦見《元豐類稿》卷四十五。

員外郎劉公凝之之墓于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于當時，聞于後世。……」又正德《南康府志》卷六載：「劉渙，妻錢氏，越王瓘四世女孫也，與渙俱住廬山，安于泉石，有烈士操。」按：劉渙夫妻事跡，陳氏說之已詳，茲復論其家三世學行。

誌文謂：「凝之博學強識，……有文集二十卷。」檢《宋史》〈藝文志〉，凝之復有《西行記》一卷、《小兒醫方妙選》三卷，是其問學有得，非徒「清名高節」而已。其子恕，《宋史》本傳述其為學云：「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記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恕為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其學如此，故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奏為局僚，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誘恕，其精力蓋已粹聚於斯矣，而據〈藝文志〉，恕尚別著《資治通鑑外紀》十卷、《疑年譜》一卷、《通鑑問疑》一卷、《十國紀年》四十二卷，何其精且博邪！《宋史》又記恕之次子和仲云：「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欲自成家，為文慕石介。」蓋自渙三世，遺風猶未泯也。

誌文云：「（渙）色辭靖和，恂恂可親。及與之分辯義理是非之際，強毅不可輒奪，蓋其自恃，猶圭玉然，寧缺以折，非矯揉可勝也。自少至于老，守之弗變，就其老而逆考之，有加焉。……子男曰恕、曰格，皆有學行，耿介不回如凝之。」按：劉恕本傳云：「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穎，悉封還之。……次子和仲，……有俠氣，亦早死。」剛直耿介，祖孫三世皆然，信門風化人之深也。

五、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曾鞏墓誌銘并序（神宗元豐七年）

右曾鞏誌，一九七〇年出土於江西南豐縣，誌石今藏江西省博物館。釋文見陳柏泉《江西出土墓誌選編》第十七號，拓本未見。誌文《元豐類稿》^⑩收於附錄，以校石本，無大出入^⑪，故無庸論。子固，宋世名儒，生平事跡，不待此誌發覆，姑據之以論其家學。

誌文述其祖致堯生平云：「祖諱致堯，太宗、眞宗時上書言天下事，嘗見選用，仕至尙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文忠歐陽公爲銘其墓。」按：致堯傳見《宋史》卷四四一，神道碑銘載《歐陽脩全集》^⑫，墓誌銘見《王安石文集》卷五十四^⑬，墓誌銘述其著述最詳，云：「公諱致堯，字正臣。……李氏之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所著有《仙覺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據《藝文志》，致堯復有《綠珠傳》一卷，堪稱著作等身矣。

誌文云：「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按：致堯本傳云「子易從、易占，皆登進士第。」而未述易占學行，《王安石文集》卷五十五《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云：「公諱易占，字不疑。……舉三司法，中進士第。……

^⑩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⑪ 《元豐類稿》附錄曾鞏墓誌，未題撰人，石本則題「朝散郎守尙書禮部郎中上騎都尉賜緋魚袋林希撰」，陳柏泉云：「同治《建昌府志》卷十記爲：『中書舍人曾鞏墓，敕葬七都崇覺寺右，孫固志銘，……。』今知爲林希撰文，可糾補文獻缺誤。」

^⑫ 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歐陽脩全集》卷一《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⑬ 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王安石全集》本，其中《文集》、《詩集》卷次分別訖，以下不另注明。

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是鞏父易占，能爲人所難爲，學行有足多者，又何怪其子皆能嶄然露頭角邪！

又誌文既述子固登第，復云：「公少事光祿（易占），家甚貧，奔走四方以致養。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宦學婚嫁，一出公力。公既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按：易占六子，除長子曄外，鞏以下悉登進士第，斯所謂「五子登科」，科第之盛，求之後世，蓋亦鮮有其匹矣；使非家風之醇美，子固之友愛，何克臻斯！世有以易占之卒子固未奔喪誚之者，斯固小人造謠，前人辯之已明^⑭；即令事實難考，第觀其家學行，其誰信之！

子固嘗撰〈亡兄墓誌銘〉^⑮述曾曄之學云：「君姓曾氏，諱曄，字叔茂。…歡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百氏騷人材士之作，訓教警戒，辨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亂興亡，是非得失之際，莫不能議焉。其文章，尤宏瞻瑰麗可喜。」又撰〈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⑯述曾宰之學云：「子翊少力學，六藝百子，史氏記，鍾律地理，傳注箋疏，史篇文字，目覽口誦手抄，日常數千言；手抄書連榻，累笥不能容。於其是非治亂之意，既已通，至於法制度數，造物立

^⑭ 參楊希閔《曾南豐年譜》二十九歲條，載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曾鞏全集》卷首。

^⑮ 見《元豐類稿》卷四十六。另見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曾鞏全集》本《文集》卷三十八，該本《詩集》、《文集》卷次分別訖，以下不另注明。

^⑯ 見《元豐類稿》卷四十六。另見《曾鞏全集》三十八。

器，解名釋象，聲音訓詁，纖細委曲，貫穿旁羅，無不極其說；且老，未嘗易意。其爲文，馳騁反復，能傳其學。爲人質直孝弟，抑畏小心，少年飲酒歌呼饒樂放縱之事，未嘗一接焉。」兄弟所述，或不無誇美，然父兄薰染，其爲佳子弟無疑也，惜二人與曾牟著述俱無考。至子固著作，則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宋朝政要策》一卷、《德音寶訓》三卷、《雜誌》一卷；其弟宰相曾布，有《三朝正論》二卷、《熙寧新編常平敕》二卷；曾肇有文集四十卷、《書講義》八卷、《曾氏譜圖》一卷、《元祐制集》十二卷、《曲阜外集》三十卷、《奏議》十二卷、《西垣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俱見《藝文志》，堪稱大手筆之家矣。鞏、布、肇生平俱見《宋史》，茲不贅述。

按：南豐曾氏，三世積學，德澤不泯。光緒初，楊希閔撰《曾南豐年譜》^①於譜末述曄等子孫之學行云：「曄子覺，字道清，治平進士，吉州司法參軍，遷韶州判官，道卒。宰子經，字常一，紹聖進士，與秦少游交善，有《嘯竹軒集》行世。宰孫秀之，大觀進士，官秘書省著作郎。忠與恣，皆漕舉。宰曾孫季狸，字裘父，號艇齋，少師韓子蒼、呂居仁，再舉進士不第，遂謝去，讀書考古，劉珙、張孝祥皆薦於朝，不出，呂東萊、徐東湖、曾茶山極愛重之；壯而劉忠肅、李文簡禮爲上賓；老而朱晦菴、張敬夫親爲畏友，汪應辰有『四海曾裘父』之句，真德秀稱其道廣器博，可想見其人矣。宰元孫之子極，字景建，父滂，字孟博，季狸兄伯彥子也。滂學於金谿陸氏，極承家學，爲李雁湖、趙南塘所稱，朱子得其書及詩，大異之，因詩忤時相史彌遠，謫道州卒，有《夏陵小雅》、《金陵百詠》行世。文定（曾鞏）次孫忘（綰子）以仕累官司農丞，通判溫州，需次於越，建炎三年，金人陷越，爲金人逮捕，不爲屈，詞氣慷慨，責其敗盟，金人怒，盡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

^① 載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曾鞏全集》卷首。

大窖瘞其屍；金人去，忘弟忌知餘杭，製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事聞，贈諫議大夫，諡曰忠。」其學其行，誠無愧於父祖。蓋歐、蘇、曾、王四家之中，祖德綿遠，曾氏爲最云。

六、朝請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歐陽棐墓誌銘并序（徽宗政和三年）

右歐陽脩第三子歐陽棐誌，棐第二子歐陽愿撰並書。一九八五年於新鄭縣辛店鄉歐陽寺村與歐陽脩次子歐陽奕之二子歐陽懋誌、歐陽懋誌同時發現，現並藏該縣文物保管所。拓本、釋文並見《新中國出土墓誌》^⑮河南卷第三八四、三八三、三八二號。

歐陽棐，字叔弼甫，治平四年進士，生平稍見《宋史》〈歐陽脩傳〉，棐之居官，當元豐改官制之時，又逢元祐黨爭之際，而此誌載其家世生平、仕履遷轉鉅細靡遺，《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卷「簡跋」謂對墓主生平及宋代官制與元祐黨爭之研究頗有裨益，其說是也。

誌文云：「（元豐五年）兼詳定重修編敕所刪定官，以家諱免。……（元祐三年）充修實錄院檢討官，公抗章辭，且乞避家諱，遂免。……（崇寧元年）得管句台州崇道觀，乞避祖諱，改西京嵩山崇福宮。」按：誌文所謂「家諱」者，謂其父名「脩」，「祖諱」則謂其祖名「觀」，據此，宋時仍承古制，所居官稱應避家諱，此一文而得三證。

誌文云：「有文集二十卷，所著《堯曆》三卷、《合朔圖》一卷、《歷代年表》十卷、《三十國年號記》七卷、《九朝史略》三卷、《食貨策》五卷、《集古錄目》二十卷、《襄錄》二卷、《澄懷記》二卷、《說文字源》二卷、《協韻集》三卷、《五運六氣圖》一卷、《花藥草木譜》四卷、《六壬書》五卷、《軌革要略》二卷、《葬書》二卷，其餘雜著方編外集未成。」據此，歐

^⑮ 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陽棐著述頗富，其中頗有紹述其父歐陽脩之學者，考歐公嘗與修《新唐書》，又撰《新五代史》，而棐有《歷代年表》、《三十國年號記》、《九朝史略》之作；歐公有《集古錄跋尾》，而棐有《集古錄目》、《說文字源》之作；歐公有《洛陽牡丹記》，而棐有《花藥草木譜》之作；是皆承繼家學也，惜除《集古錄目》外，今皆不可得見。

《集古錄目》二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集古目錄》二十卷，「目錄」二字誤倒。《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卷「簡跋」云：「誌載歐陽棐著作目十七種，均為《宋史》〈藝文志〉所失載。」余謂：《宋史》〈藝文志〉一「小學類」載「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六卷，又二卷」，此乃歐公所作；而〈藝文志〉三「目錄類」又載「歐陽脩《集古錄》五卷」，則實歐陽棐之書也。《集古錄目》原佚，今所傳有清黃本驥輯三長物齋五卷本、繆荃孫輯《雲自在齋叢書》十卷本，卷數不同，陳俊成《宋代金石學著述考》^⑩云：「修既為《跋尾》，又命棐撮其大要，別為目錄，棐於是各取其書撰人事蹟之始終、所立時世之後先而著之為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是棐記所稱，書原為十卷，未知黃本驥所輯何以只有五卷？疑乃有所刪削云。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乃作《集古目錄》廿卷，公子禮部郎官棐叔弼撰。陳氏為南宋人，所說應不誤，何以所作較十卷本多出一倍？今已無從考辨，謹附記於此。」按：一書之傳本卷數不同，本不足異。陳振孫所見為二十卷本，此誌可以證實，陳俊成謂「已無從考辨」者，未見此誌耳；黃本驥輯本作五卷者，據《宋史》〈藝文志〉三也；繆荃孫輯本作十卷者，據所見棐記也；各有所本。

按：歐陽脩一代儒宗，風範所及，子孫多好學具美才，固不獨棐而已矣。《宋史》載脩之長子發之學云：「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辭，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

^⑩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六年。

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至其次子奕，歐陽愬墓誌云：「君之考，即文忠公次子也。博極墳典，世其文行，氣剛而直，才高而雄。作為文章，見於論議，軒昂閎偉，驚駭聽聞。間發為歌詩，思深意遠，純古豪放，追配古人。雖唐李白、杜甫，不能過也。」又奕之長子慤，其墓誌云：「其讀書能探蹟六經，得聖人之意。歷觀史籍，究見前世治亂興衰，發為論議，聽者嘆服。其幼時不工於書，既長，窺金石遺文，遂得古人之意。筆法勁健，渾然天成，雖孜孜久學不能過也。」又奕之季子愬，其墓誌云：「雖在童蒙，服勤於學，精研簡編，孜孜不倦，以夜補晝，未嘗廢怠。其為文典雅，詩思清麗，字畫適美，皆有可觀。宗親朋友，見之莫不嘆賞。」墓誌所言，或不無虛美，然名家子孫，世風自美，惜據誌言，奕年不登四十，慤年止於三十，愬僅三十有四，天既吝年，使不盡其才，其命也夫！

誌文又云：「以政和三年癸巳四月十九日庚子葬公于鄭州新鄭□□賢鄉，耐文忠公塋東之乙□。」而歐陽慤誌云「以政和三年四月庚子耐于先塋」，歐陽愬誌亦云「政和三年四月庚子從葬於鄭州新鄭縣文忠公之塋」。按：據其誌文，慤卒紹聖元年，愬卒崇寧四年，而與棐同日安葬，蓋其停靈頗有年。考蘇轍《樂城後集》^{②①}卷二十三〈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云「葬於新鄭旌賢鄉」，是今之辛店鄉即宋時之旌賢鄉，歐陽脩墓地即在斯矣，然未聞出土。棐誌「新鄭」下所缺兩字為「縣旌」。

又誌文云：「女二人，……次適承事郎監鄂州酒務蘇迨。」蘇迨者，蘇軾次子，迨之妻歐陽氏，軾為撰〈求親啓〉，見《東坡續集》^{②②}卷十。蘇軾、蘇轍既歐陽脩門生，又與歐陽棐結親，是歐、蘇兩家兼有師生及姻親之關係。歐公神道

^{②①} 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樂城集》，內含《樂城集》、《樂城後集》、《樂城三集》，卷次各自起訖。下文引用蘇轍集，不另注明。

^{②②} 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蘇東坡全集》，內含《前集》、《續集》、《後集》等，卷各自起訖。下文引用蘇軾集，不另注明。

碑，蘇軾生前許撰而不果，棊遂乞蘇轍撰，而歐公夫人薛氏墓誌^②，亦蘇轍撰，文今載《樂城集》卷二十五。此亦可見歐、蘇兩家關係之密切矣。

七、承議郎蘇适墓誌銘并序（徽宗宣和五年）

右蘇轍次子蘇适誌，兄蘇遲撰并書，蘇軾第三子蘇過題蓋，一九五七年河南郊縣蘇墳寺村出土，拓本、釋文並見《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卷第二六七號。蘇适，《宋史》無傳，而名字頗見蘇軾、蘇轍、蘇過集中，茲以誌、集相參，考論如次。

誌文云：「先人三子，仲南處中焉，名适，仲南其字也。……先人謫嶺表，不能盡室以行，則分寓穎昌，二孀姊在焉。仲南移疾而歸，求田問舍，縮衣節口，以備南北養生之具，而往來于其間。……逮先人蒙恩而歸，則有宅以居，有田以耕，中外各得其所，仲南之力為多矣。」初，蘇軾先買田陽羨（宋時常州治，今宜興），見《東坡後集》卷十四〈揚州上呂相書〉，及貶嶺南，先後使長子邁、次子迨家之，故卷五〈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玉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有句云：「寄書陽羨兒，并語長頭弟，門戶各努力，先期完租稅。」即謂邁、迨在陽羨耕稼事也。後蘇軾北歸，遂返此地而終。至蘇轍一家，則未置產，故有蘇适求田問舍事。時蘇軾、蘇轍俱在貶所，而因信使往來，二蘇暨隨行之子蘇過、蘇遜已知消息，《東坡後集》卷六〈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末有句云：「人言适似我，窮達已可卜，蚤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同卷〈新居〉云：「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詩中之「适」即蘇适，二頃田，即适所謀得者也。又，蘇過《斜川集》^③卷一〈冬夜懷諸兄弟〉有句云：「我今客南

② 薛氏墓誌一九七〇年在新鄭縣辛店鄉歐陽寺村出土，石本、釋文見《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卷三七八號，文字與集本微有出入。

③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宛委別藏》本。

海。」知此詩在南海作；有句云：「兩兄寄陽羨，耕稼事農圃，簞瓢有餘樂，菽水未爲寡。」此謂蘇軾兩子邁與迨也；又有句云：「兩兄客潁川，耿耿懷去魯，近聞營菟裘，稍亦葺環堵。」此謂蘇轍兩子遲與适也；又有句云：「惟我二兄弟，頗亦嘗險阻。」此謂過與遜也。仲南既營田舍，故蘇轍自貶所歸，遂有棲身之地，蘇轍《樂城三集》卷五有〈卜居賦〉，其序云：「予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潁川，顧猶有後憂，乃留二子居焉，曰：姑闕口於是。既而自筠遷雷，自雷遷循，凡七年而歸，潁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僦廬以居。……居五年，築室於城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此云「有田二頃」，即蘇适謀得者。又卷十〈遺老齋記〉云：「庚辰（哲宗元符三年）之冬，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蜀）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柏，肅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如明窗曲楹，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據誌以讀賦與記，則知蘇氏之居潁川、蘇轍後號潁濱遺老，本出偶然，蘇轍所謂「猶有後顧」者，爲照顧「二孀姊」也。據賦與記以讀誌，則知蘇轍北返有宅以居者，先僦居五載後乃自築也，誌籠統言之以求精潔耳。考蘇轍北返後對諸子已於潁濱買田卜宅一事，甚覺滿意，《樂城三集》卷二〈示諸子一首〉云：「諸子才不惡，功名舊有言；窮愁念父母，心力盡田園；志在要須命，身閑且養源；遊魚脫淵水，何處有飛翻。」彼雖歸功諸子，而據誌，則知其家生計多屬次子蘇适奔走之功。蘇過《斜川集》卷二〈送仲南兄赴水南倉〉有句云：「憶君結髮讀書日，肯學呻吟事刀筆；功名直欲高古人，議論從來氣橫臆；咄嗟歲晚事大謬，翻然自許林泉役；躬耕二頃羞甘旨，櫛風沐雨忘晨夕；十年不知簪組味，萬里能舒陳蔡厄；丈夫升沈何足道，竭身養志真奇特。」其意即推許仲南能捨己以紓一家之困也。

誌文云：「先人嘗患不得歸省祖塋，仲南代行者再。既至，則造石垣，建

精舍，立僧規，益齋糧，爲經久之計。」按：《樂城三集》卷十有政和二年作〈墳院記〉云：「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按：指蘇洵）墳側精舍也。……（轍）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剃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榜，時元祐六年也。……（後）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刹，又二年，上哀矜舊，手詔復還畀之。」以誌、記對讀，知誌所謂「祖塋」者，乃眉山蘇洵在川之墳冢也；所謂「精舍」者，即「旌善廣福禪院」也。至所謂「仲南代行者再」見於文獻者，《樂城後集》卷二十有崇寧三年〈遺适歸祭東塋文〉，即一事也。

誌文又云：「宣和四年九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五，官至承議郎。娶黃氏，龍圖公實之女，有賢德孝行，先仲南半年而逝。以五年十月晦日合葬於汝州郟城上瑞里先塋之東南巽隅。子四人：曰籀，迪功郎；曰筥，早卒；曰範，承務郎；曰築，未仕。」按：蘇适夫人黃氏墓誌與适誌同出，其長子蘇籀撰，拓本、釋文並見《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卷第二六八號，據黃氏誌，知适祖洵與黃氏祖好謙同爲嘉祐二年進士，以同年而締姻親也。上瑞里者，蘇軾葬於此，見《樂城後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後遂爲蘇氏墳田，有不歸葬者矣，故适與妻誌亦出於此。又誌謂适四子曰籀、筥、範、築，然《樂城後集》卷二十一〈六孫名字說〉云：「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五，而三子各復二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兄子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适之子，長曰籀、幼曰範，……遜之子，長曰筠、幼曰築。」據此，則築乃蘇遜子，而适誌出蘇遲手，黃氏誌出蘇籀手，皆至親，均謂築爲适子，豈适所生而過繼於遜耶？不可考矣。

按：誌首云：「先考樂城公，晚歲歸自南方，杜門宴寂，謝絕賓客。親戚故舊知其不復有意於世也。喜有賢子以紹其後，蓋謂吾弟仲南也。先人亦常嘉

其有識能斷，凡商略古今之事，必與之言焉。伯父東坡公，以爲其才類我，尤喜與之論政事。雖仲南亦每自負，若將有爲於世者。先人既沒，門戶恃以爲重，而不得永年。天乎！可哀也已！」按：此雖其兄蘇遲之言，然非虛美，蓋蘇适之性情幹才類似東坡，乃族中所公認，而生平偃蹇不盡其才，又親朋所共惜，前引東坡詩云：「人言适似我，窮達已可卜。」何精確若神確也！斯亦足覘東坡自知其才性之深矣！

八、禮部尚書蘇符行狀碑（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後）

右蘇軾孫、蘇邁子、高宗禮部尚書蘇符行狀碑，其子蘇山撰，侄婿范仲芑書。一九八三年發現於四川眉山縣修文鄉甘漕溝，拓本、釋文并見《四川歷代碑刻》^②第一百五號。

二蘇孫輩，居官以蘇符最顯，《四川歷代碑刻》簡介謂：《宋史》載蘇符事跡太簡，碑文可補其闕。其說甚是，唯該書釋文不無誤讀誤斷處，且無考釋；茲就碑文，稍疏其可論者。

碑文云：「先公姓蘇氏，字仲虎，諱符，世家眉山。曾王父諱洵，王父諱軾，父諱邁。」按：蘇轍《樂城後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云：「孫男六人：篔、符、箕、籥、筌、籌。」又蘇過《斜川集》卷四〈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云：「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長兄謂蘇邁伯達，仲兄謂蘇迨仲豫，是知邁長迨九齡，則生子必晚於邁，今據碑文，蘇符字仲虎，是排行第二，然則蘇篔爲蘇邁長子，而蘇符爲次子矣。

碑文云：「逮事東坡公，凡十五年，特器之，嘗侍行嶺表，畀以微言。……

^② 《四川歷代碑刻》，高文、高成剛編，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成都。

(符紹興)二十六年七月丁未(卒)，享年七十。」按：符卒於紹興二十六年(西元1156年)，享年七十，逆數之，知生於元祐二年(1087)，距蘇軾之卒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恰十五年，碑謂「逮事東坡公，凡十五年」者，指此。又紹聖四年，蘇軾在惠州貶所，蘇邁攜子篔、符等至，見《東坡續集》卷三和陶詩〈時運篇〉引，時蘇符十一歲，碑謂「嘗侍行嶺表」者，指此。

碑文云：「先夫人王氏，故樞密使勳之曾孫適字子立之女。」按：符之婚姻，軾爲之主，爲求王適女，〈求婚啓〉見《續集》卷十，啓中謂符「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蓋蘇軾於諸孫中特器之，其後蘇符果爲孫輩中最顯者，斯亦足徵東坡知人之明矣。又啓中指明求婚對象云「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時王適已卒，啓致適兄王邃，故有「令弟」之語。

碑文云：「黨事再起，擯元祐公卿之世不用，益閉戶讀書，守家學自珍。……先君問學，深於六經，蓋其說獨得於傳注之先，奏事殿中，非經不言。……平居以經學自娛，爲門人弟子日講說，衍衍無倦，經指教者，皆爲名士。……玩《易》爻象，達死生之變。……有制誥表章十卷，文集二十卷。」按：三蘇本深經學，老泉有《洪範圖論》，東坡有《易傳》、《書傳》、《論語解》，穎濱有《詩集傳》、《春秋集傳》、《論語拾遺》，其他經學見解，復屢見文集中，堪稱經學世家，蘇符守家學自珍，惜無著作傳世。

碑文云：「方先公在秦亭，家留穎昌，遇靖康兵禍，先夫人與七子俱沒虜中。山獨後死，得忍死以奉薨葬。……以(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己酉葬于眉山縣修文鄉順化里。」按：蘇氏祖墳，本在眉山，自軾、轍兄弟葬汝州郟城上瑞里，遂爲蘇氏墳田，故其子行如蘇适者亦葬於此^⑤，蘇符乃孫行，其所以歸葬眉山祖墳者，以靖康之亂，穎昌陷於金人之故也。又，蘇軾原置家常州，然其三子，後以仕宦故，未居守常州，且多依蘇轍子孫家穎川，如蘇過即卜居斜川，今據碑文「家留穎川」云云，則蘇邁子亦有居此者。然常州祖業，非無蘇

^⑤ 參本文蘇适墓誌考釋。

氏後裔留守，近年江南發現以蘇軾、蘇轍爲始祖之蘇氏族譜數部^②：乾隆年續修《眉山蘇氏族譜》，所載爲蘇轍長子蘇遲孫蘇繼芳後裔；光緒年續修文海堂藏本《蘇氏族譜》，所載爲蘇邁後裔；民國三十七年續修聚星堂藏本《蘇氏族譜》，所載爲蘇過後裔；獨缺蘇迨後裔。考文獻鮮見蘇迨仕宦遷居之記載，惟上引蘇過《斜川集》謂蘇迨「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其言語焉不詳；據民國三十七年續修聚星堂藏本《蘇氏族譜》稱：次子迨，復歸蜀，後裔不詳。蓋蘇迨行誼及其後裔，猶有待考者矣。

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四川眉山三蘇博物館召開蘇軾研究學會之研討會，頗涉及蘇軾之族譜問題。考宋代而後譜學之復興，歐陽脩而外，本推蘇洵，其族譜之編纂過程如何，誠爲極有意義之學術課題。以文獻、碑誌所見綜合考之，蘇氏之在宋代，家業分在眉山、潁川、常州三處，今江南陸續發現二蘇後裔族譜，若欲博求，首在眉山、潁川等處乎？

^② 下文引述有關《蘇氏族譜》各事，參見《譜牒學研究》第四輯蘇永祁〈江南民間相繼發現蘇氏（東坡）族譜〉，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

